

海外內

著 天 吳

版出店書林珠海上

劇 幕 獨
外 內 海
作 天 吳

版 出 店 書 林 珠 海 上

1 9 4 1

海外內

(獨幕劇)

所	版
有	權

著者

發行者

出版者

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初版



珠林書店

上海牯嶺路入安里十六號

每冊定價國幣壹元四角

天齋

序

……冷靜的夜，一個人走過落漠的馬路，回到自己狹窄黑暗的居屋。
遠處有幾聲犬吠，配着泥河裏不斷的蛙鳴……

伏在寫字檯上將三個獨幕劇翻看了一遍，突然有一種難以遏止的要說話的心情。

自從海戀寫出了以後，我曾對自己說，再不寫序跋之類的文章，爲的是好讓那些賢明的讀者和批評家就作品的本身去批判牠的優劣。不抓着一點兒瑣片當作作者的中心思想。

然而這一次破了例。免不了又說幾句多餘的話。算來這已經是我第四個獨幕劇了，若以數目講，已經寫了十五個獨幕劇。這自然不算多，可是在我不平靜的生活中能寫出這一點總算是莫大的收獲了。然而我知道，「多不一定就好，」我很了解自己有一

時也犯上了「趕寫」的毛病。

不過有一點我倒可以伸述一下：我寫劇本却並不單是爲寫而寫，我總是想起了什麼，而且思考了一個相當的時間才開始動筆。遇着自己的書出版，也總是由自己詳加校閱，竟有因改動過多終於重排的事。我一面怪自己的文筆不夠老練（我佩服那些下筆千言不稍改動的作家），一面也只有用過後的改正來彌補。即以這兒的三個劇本來說，除了二旅客是新作經過一番謄寫外，其餘的兩篇都和原先發表的有很多不同的地方。我不知道這是好是壞，然而我總覺得細心改正一遍之後，覺得較爲心安一些。

獎狀是一兩年前的舊作，我還記得那時候，剛從南洋回國，心目中老是忘不了那些異常熱情的青年和其他熱帶常見的中國人。我寫下獎狀，發表在朋友們辦的刊物文藝長城上。今天發現一個朋友替某小劇團排演這戲。翻看了一遍，頗覺汗顏，回家馬上改成現在的樣兒。這是爲南洋劇團寫的，想不到國內有人上演，其實如果他肯化點

時間，索興改成中國的情形更來得切合。

一九四〇冬，我爲了改編家生病住在醫院裏，那是我永遠不能忘的事。我在恬靜的病房裏寫了月夜，在那時候我想起許多朋友，也想起許多往事。我想把捉着一個情調：憧憬，天真，夢幻！自然，我不想流於糜濫的傷感。夢總是好的，然而夢總得破滅。我把這告訴那些和劇中少女一樣純真的朋友。

我的幾個劇本，似乎常常有小姑娘出現，在二旅客那樣惡劣可怕的环境裏也參加了一個，她有着一顆純正潔白的心，即雖生活在泥濘中。我愛這種人物，可惜我給她寫個不大生動。

本集題名海內外，是因爲她接觸到海內海外生活的斷片的原故。

三個劇本的創作時間不一，心緒也跟着不同。今後大概很少寫獨幕劇了。且讓牠做一個微沫的紀念吧！

一九四一，五月。

目 錄

序

.....一

獎狀

.....一

月夜

.....四九

二旅客

.....九五

獎狀

登場人物

頭家（註一）

其妻

長女

其愛人

次女

（事情發生在南洋某頭家住宅的客室。）

（頭家坐在籐椅裏自言自語。）

頭家（向屋子四週看了一遍）……白手成家，好不容易！想當年，初到南洋賣冰水，日子過得真苦。記得我還曾替人家趕過牛車，當過苦力，從早做到晚，沒有一分

鐘休息……呵！三十年來，虧得我省吃儉用，節了一些錢，才建了這份家業。從前是人家用頭家，現在是我做頭家了。（笑）哈哈！想想看……（用手計算）我差不多有上百萬的財產了：錫礦，樹膠山，黃梨山，我哪一樣沒有？銀行裏我有大批存款，家裏還攔着十萬現鈔票，都是簇嶄新的，真正漂亮的老虎頭。（註二）啊！我現在什麼都有了，什麼都全了。可只缺少一樣——名聲，對了，就是名聲。人家都說我孤寒鬼，走到馬路上，連小孩子也指指點點地笑我，跟在我背後噉噉咕咕的說話，別瞧我眼睛不好，可是我看得出來。這幫小混蛋，總得想個法子才好……聽說政府裏派了個什麼官來南洋，隨身帶着什麼獎狀。要是我能弄到一張，那就名揚四海，誰也不敢碰我了。呸，我一定要弄一張到手，那怕化一點錢……啊，我的錢……讓我把小皮箱打開來看看，我今天還只看過一次呢！（走）哼！（得意）誰都不會知道，我的錢不放在保險箱內，却放在我的小手提包裏。白天，我要換三個地方藏牠，夜裏深怕被人偷了去，就放在枕頭底下睡

覺。可不是有了牠，我每天就可以做個好夢，夢見財神爺老是跟着我，保我生意興隆，一買馬票，就中頭獎。（走到鏡台後）現在，我的手提包就藏在鏡台後面，誰也不知道。（拿出來，自己謹慎地翻看）誰也不知道，那，那就好了。要不然，他們又得敲我的竹槓啦！什麼會館裏捐錢，義賣報效，還有最倒霉的就是什麼獻金救國啊！（抓着鈔票）一獻起來，你們就得離開我，多使我心痛啊，我好不容易把你們一張一張地從別人手裏收來，集在一塊兒，一堆一堆地紮好，藏在我的身邊，少了你們，我怎麼能忍得了？別怕，我要永遠保護你們，我還要多找一點來陪伴你們，白頭到老。我的兩個女兒，都要嫁給獨養子，將來過門，也要有多少錢收入。可恨現在聽說愛蘭愛上了一個商店的窮書記，真是豈有此理，豈有此理！她簡直不懂得做父親的一番苦心，我一定要教訓她一頓……呀！那邊像是有誰來了，讓我趕快把手提包藏好，別讓人看見了。（長女探首入看見他藏放手提包，縮回）誰？

(長女上。)

長女。是我，爸爸！

頭家 是你！我還當是什麼強盜呢，嚇了我一跳。

長女 爸爸，別怕，我不是強盜。

頭家 來得正好，愛蘭，我有話要跟你說。

長女 爸爸，我也有話要跟你說。

頭家 哼！愛蘭，你一定要聽我說！

長女 不，爸爸！你一定要聽我說！

頭家 讓我先說！

長女 讓我先說！

頭家 愛蘭，我的話非常重要！

長女 爸爸！我的話十分要緊。

頭家 不許你說，住嘴！

長女 好吧！我就不說。（轉身）

頭家 臉向着我！

長女 （轉身）臉就向着你。

頭家 眼睛看着我！

長女 眼睛就看着你。

頭家 不許動。（長女如木偶似的照他吩咐地做）這樣好了。我問你，最近這些日子，你忙些什麼事？

長女 讀書！

頭家 呀！讀書？

長女 難道讀書也不好嗎？

頭家 我問你的是讀書以外做些什麼事？

長女 讀書以外……我每天放學之後，就到社團裏跟同學一道做些救亡工作：募捐，

演戲，演講，歌詠，賣花……

頭家 什麼？你還要說下去，聽說你常跟些男人在一起？

長女 是的，我們一起有男的，有女的，有大人，有小孩。不管年紀大小，大家都一致努力，

不管有錢沒有錢，大家都平等看待。誰要是不肯替國家出力，誰就給大家瞧不起。這，這就是統一戰線。我們常在一起開座談會，研究會，辯論會，討論時事，討論救亡工作，我們男男女女，大家都親愛！

頭家 親愛？

長女 對了，親愛！我們大家親愛，就像兄弟姊妹一樣，互相鼓勵，互相愛護。好像樹華，他辦事能幹，負責任，敢做事，大家都信仰他，我也贊成他！——

頭家 慢着，慢着，你贊成……樹華？

長女 是的，樹華，爸爸，我不但贊成他，我還愛他。他也愛我，他已經很明白地向我表示

過，除了祖國，他就愛我。

頭家

你說什麼？天哪！天哪！

長女

（越說越快）他說只愛我一個人，我們這種戀愛最高尚，最純潔，並且一點也不自私，完全以工作爲前提。我們要在集體生活中建立我們的戀愛。我們永遠相愛，我們永不分離。他家雖然窮，可是他本人却最好不過，他雖然只是一個書記，可是却很有前途。我們的戀愛，不是那種買賣式的婚姻。爸爸，聽說你要把我許給一個有錢人家的兒子，他沒有知識，我反對。爸爸！我告訴你，我愛樹華，我愛他，我們已經決定一齊回國抗敵去。把自己的力量，供獻給祖國，我們馬上就要動身，望爸爸允許我們……

頭家

（掩耳）我不要聽，夠了，夠了。

長女

我說我們要永遠相愛，不再分開，一齊回國去做救亡工作。

頭家

你還要說，你還要說！（怒極）出去！出去！

長女 爸爸！是你說的，要我出去？

頭家 是的，你馬上出去，不要再回頭，不要再跨進我家大門一步。

長女 好，我就走！（急下）

頭家 天啊！天啊！真是晴天裏一個霹靂，愛蘭居然要跟人跑回國去。糟糕！糟糕！這算怎麼回事？這叫自由戀愛？簡直是胡鬧，胡鬧！太不要臉了。啊！想起來真叫人傷心，我這女兒一跑，給她訂的那門親事怎麼辦？就要到手的鈔票，錢啊！（跌坐在沙發上）

（次女上）

次女 爸爸！看你樣兒很難過，什麼事啊？

頭家 （搖頭）唉，我又丟了一筆錢！

次女 丟了錢，去報告馬達（註三）好了。

頭家 不，這是不能報告馬達，馬達也追不回來的！

次女 那末，是什麼呢？

頭家 你姊姊要回國參加亢占去了！

次女 那不是很好的事嗎？

頭家 這還是很好的事？她還要跟一個青年小夥子一塊兒走呢！你知道嗎？

次女 這是因為他們相愛啊！

頭家 少瞎說，連你這一點大年紀居然也懂得了這些事，那還了得？我非要處罰她不可！

次女 那爲什麼？

頭家 你不知道，這末一來，我不但失去一個女兒，更要失去了許多。許多……

次女 許多什麼？

頭家 許多……許多……

次女 許多，許多朋友嗎？不會的，他們一定會誇讚你有這樣的一個女兒。倒是你最近

不肯捐錢，不肯獻金，得罪了許多朋友。外面許多人說你的閒話呢！

頭家 誰敢說我不信！

次女 爸爸，這一次你要是還不獻金，恐怕大家不但要罵你，而且誰也不會和你往來做生意了。

頭家 我不怕！

次女 那末一來，傳揚開去，你一定得不到獎狀了。

頭家 誰告訴你的，我得不到獎狀？

次女 他們大家都說，籌賑會裏的人都這末說！

頭家 不要理他們，他們籌賑會的人都是騙子，渾蛋，我知道他們趕扣匯水，仗勢欺人，亂查國貨，專和我爲難……這一幫人我最瞧不起……可是說到獎狀這一層，倒的確是個好東西，擺在家裏，真夠威風，我就差這麼一個東西，有了牠，我就不怕人家說我的閒話了。說不定還要拍我的馬屁呢。